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有緣的推不開知心的死不改總然是通靈神
玉也遭塵敗夢裡徘徊醒後疑猜時時唬的上
心來怕人窺破笑盈腮獨自無言偷打咳這的
是前生造定今生債

石野言

卷三

一

此回標題今
本作魔魔法
井樓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
遇雙真改得
却好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
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
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
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
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
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
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

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

不是寶玉心中想

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

字不知好

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

若不好起來那時

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

只坐著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著紗屋子向外看的

真切只見好幾個了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脂抹粉簪

花插柳的

八字寓畫毒髮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艷飾挿金戴銀的襯寶釵黛玉

也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門

只粧著看花兒這裡瞧瞧那裡望望一擡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

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

詞句中翻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幾回非余妄擬

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那個了頭在那

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見碧痕

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

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

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

只得走上

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唾壺還沒有收拾了來

呢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來使使紅玉答

今本改作情
情的向瀟湘
館去原本問
問的是

入夏言

卷三

應子便走出來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
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
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一簇人
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
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唾壺回
來無精打彩自回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
不快都不理論文字到此一展眼過了一日必云展
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
一刻似一夏也知乎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

賈環抄經明
明在王夫人
房中今本作
王夫人正過
薛姨媽房裏
生著見賈環
下了學是則
賈環抄經應
在薛姨媽房
中矣加入薛
姨媽一句與
本文撞撞牙
盾
一時又叫彩
霞到茶今本
此處均作彩
霞誤
何若討這個
麻那個麻的
針對上面玉
釧金釧甚是
今本作何苦
討人厭

見賈母不去自己也便不去了

所謂一筆兩用也

倒是薛姨

媽同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

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

個金剛咒捧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

點上燈燭掣腔作勢的抄寫

小人乍得意者齊來一玩

一時又叫

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蠟花一時

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衆了環們素日厭惡他都不

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

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

潤了一

杯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

今本作彩霞
史著牙不
原年交著
唇情素如
狗咬呂洞
不識好人心
是成語今
將下句改
不識好四
字
只見鳳姐
了拜見過
夫人便一
一短問他
姐是從王
騰家回何
事同着王
過來且與
夫人便一
一短的問
句不接改
荒謬之至

石頭記

卷三

三

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被我也看出了。彩霞咬著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窟，不識好人。」

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孽障所牽，雖云猩猩惜猩猩，但亦從孽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所謂孽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

兩人正說著，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幾句話，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

姐說了幾句

是大家子弟模樣

便命人除去珠額脫了袍服

拉了鞦韆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使用手

滿身滿臉去摩挲撫弄他

普天年初年喪母者齊來一哭

寶玉也搬

著王夫人的額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鬼你

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揉握一會開上酒

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著便叫人拿

個枕頭來寶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

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

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

盪瞎他眼睛
與下面眼睛
竟沒動相半
不應刪去

石頭記

卷三

四一

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
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開我就嚷了二人正
鬧著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
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
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
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
一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
噯喲了一聲滿屋裡衆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
掉燈挪過來又將裡外間屋裡的掣了三盞看時

那趙姨娘素
日三句半是
林嫂達五鬼
之張李今本
刪去非是

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
命人來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
的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一面笑道老三還這麼慌
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
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
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
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
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
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

又把趙姨娘
數落一頓是
因前面已是
罵也今本改
作罵一頓不
合

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走去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賈母明日問怎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總鬼是為喫緊五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兩笑壞極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的明日憑你怎麼說去

罷

壞極總是調唆口
叨趙氏寧不覺乎

王夫人命人好生送去寶玉回

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
 出。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打發
 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纔回來又偏生
 燙了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掙鏡子照呢
 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
 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來
 了忙把臉遮着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
 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

寫寶玉文字此等
方是正經筆墨

林

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這件癖性

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

正經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

知道寶玉的

心內怕他嫌醜

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

因笑道我瞧

瞧燙了那裡了有什麼遮著藏著的一面說一面就

湊上來強搬著頸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寶

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

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

然自己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

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

此原非正文過了一日故草草寫去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

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着問這有個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信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免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磕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